

陪都風雲

戰時政大傳奇

● 方永施

舉辦考試網羅人才

民國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），抗戰已進入第三年，淪陷區的智識份子，大批撤退到內地，政府為吸收這批菁英，舉辦了第五屆高等文官考試，全國分別在重慶、成都、昆明、桂林、城固、蘭州、麗水等七個地區，同時舉行。並將考試方式改變，分為初試、再試，初試及格後，要到中央政治學校受訓一年，舉行再試等兩試都及格後，分發到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去服務。

考試類別分：普通行政、教育行政、經濟行政、財務行政、土地行政、合作行政、會計審計、統計、司法官及外交官等十類。

共錄取正取備取等二百五十三名。
政校為了與大學部區分，特設高等科。
筆者是在重慶參加考試錄取的。

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，我依照通知到中央政治學校報到，已報到的同年有二十多人，大家集中在宿舍裡閒聊。聽到佟迪功兄和劉明侯兄在大擺龍門陣。此兩兄都是能言善辯。以後佟當選國大代表，劉當選立法委員，都能用其所長

，有很好表現。據說他從蘭州來，花了路費二百多元，另據一位浙江同年講，他從麗水轉上海經西貢到重慶，因路途遙遠，又經過越南，花了五百多元。

在當時幣值下，可說所費驚人了。按照當時幣值，一個家庭每月開支，大約三十元

一月二十九日，星期一，舉行紀念週，已報到的同學，隨同大學部同學一起參加。由教務主任張道藩報告。他講話有條理，口齒清晰，內容也不枯燥，並非黨八股，大家聽得有味。晚上，財政研究會請訓導主任蔣志澄講行政經驗，因為他剛從重慶市長下台，正好現實買賣。可是講話內容並無系統，等於閒聊。他告訴大家，你們將來都是做行政官吏的，在作幕僚的時候，還不須操太多心，如作主管，要決定政策，難免不受到壓力，明知道是受人利用，代人受過，而勢不可卻，要硬著頭皮做違反自己意志的事，那時就得小心了。唯一辦法就是將經過情形，及自己的苦衷，無論事情經過的巨細，都詳細細細記在筆記上。其作用，萬一將來發生問題，需要申辯，或上級追問時，可以作為洗刷心地之用。又說無論

簽名或蓋章，必需詳閱內容，加以判斷，要萬分仔細，以免為人所矇蔽受過。他這是心有所感，由衷之言，想來他可能吃了暗虧，有口難言，才發此議論。

報到編隊正式上課

二月一日，全體同學都已到齊，開始編隊，採用軍事管理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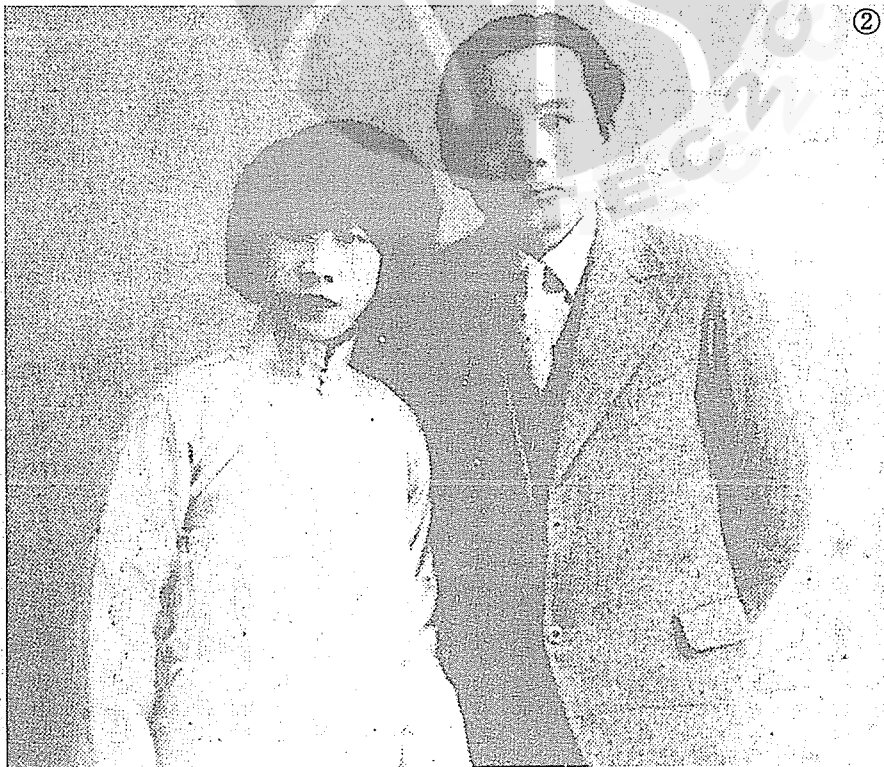
政校大學部，原已編有第一、第二兩個大隊，高等科編為第三大隊。正取生為第六中隊，備取生為第七中隊。

二月五日，開始正式上課。
課程分為一、實務講解。二、學理探討。三、專題演講。

實務方面，由各院、部、會首長、副首長、主管司長等，各就主管範圍，包括理論、實務、詳細講述。學理探討，由政校各系主任及專任教授，分別就所教授的專長，擇要講述。專題演講，請校外名人學者，不定期來校作專題講演。高等科的同學，大都是大學畢業後參加高考的，所以水準比較高，但因所學不同，專長互異



② 政大高等科講師張恨水與夫人合影。
① 政大高等科講師王世杰（前左）朱家驊（左二）謝冠生（前右）白崇禧（後右）。



而教授的內容卻是一般性的，對學習心得有明顯的不同，各項專門智識有些認為太淺，有些認為太深。一般說來，在短短一段時間內，要將國家這部大機器運作的情形，灌輸入每人腦中，未免有食多不易熟悉的毛病。

專題演講的人很多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請胡適來講研究科學的途徑。他發揮了所主張的：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証。」的涵義，另一次請張恨水來講小說寫作的技巧。有人問他為什麼名叫做恨水，究竟恨的是誰？他回答說李後主有一闕詞，名烏夜啼，內容是「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。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胭脂淚，留人醉，幾時重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。」他是截取了其中兩字作名，也表示對李後主才華和造詣的欽佩。其他政府長官考試院長戴傳賢、朱家驊、吳鐵城、王寵惠、謝冠生、丁惟汾、徐謨、孔祥熙、徐堪、何應欽以及左舜生、陶希聖、白崇禧、王世杰、董顯光等名流學者，都曾到校參觀或講演。

學校管理採雙軌制

學校對高等科管理的方式，採雙軌制，生活方面用軍事管理，思想方面，用訓導制。

訓導有八位，都是黨務、行政、教育等方面有成就的著名人士，與學生都能接近。軍事管理方面就不同了，大隊長不懂得高考及格人員的心理，以一般軍事學校的入伍生看待，把軍事訓練和軍事管理混為一談，一心要造成但知服從，鐵的紀律的軍人型。常說軍事管理第一要服從，不能講道理，即使上級長官命令錯了，還要服從，

只可事後申復。這與處處要講合理的自由主義者的智識分子來講是格格不入的。雖然格於校規，表面上勉強守軍事管理上嚴格要求與控制，但內心裏卻不以為然。

舉例言之，為了改進懶散的生活習慣，用整理內務方式，將床鋪疊得整整齊齊，像刀切豆腐一樣，以磨練耐心，還可以說得過去，但如為樹立隊上官長的權威，以在烈日下在操場跑步方式作為懲罰，就不對了。尤其不准詢問理由的不合理命令，更引起同學反感。

有一次果然發生事情了，大隊長與沈嘯寰同學在路上相遇，依照規定，學生應向隊長敬禮，沈同學只當沒有看見，不予理睬，大隊長很奇怪，故意來到他面前，沈同學背過身來就走，大隊長面子上掛不住了，大聲喝道：「你為什麼見了長官不敬禮？」沈答得妙，他說：「我根本沒有看見你。」此話有根本不把你看在眼裏的意思。在軍校，此種藐視長官的行為，是非常嚴重的，大隊長報到訓導處，要沈同學寫悔過書認錯，沈寧折不屈，不肯寫，於是大隊長要求將沈開除學籍。蔣志澄主任權衡輕重，怕為此引起風波，於是安撫了大隊長，由訓導對沈嚴重警告並申斥，但不公開處分，以保全大隊長面子，此是沈嘯寰事後告訴我的。他說他作最壞打算，真要開除學籍，也要鬧到請大隊長一同走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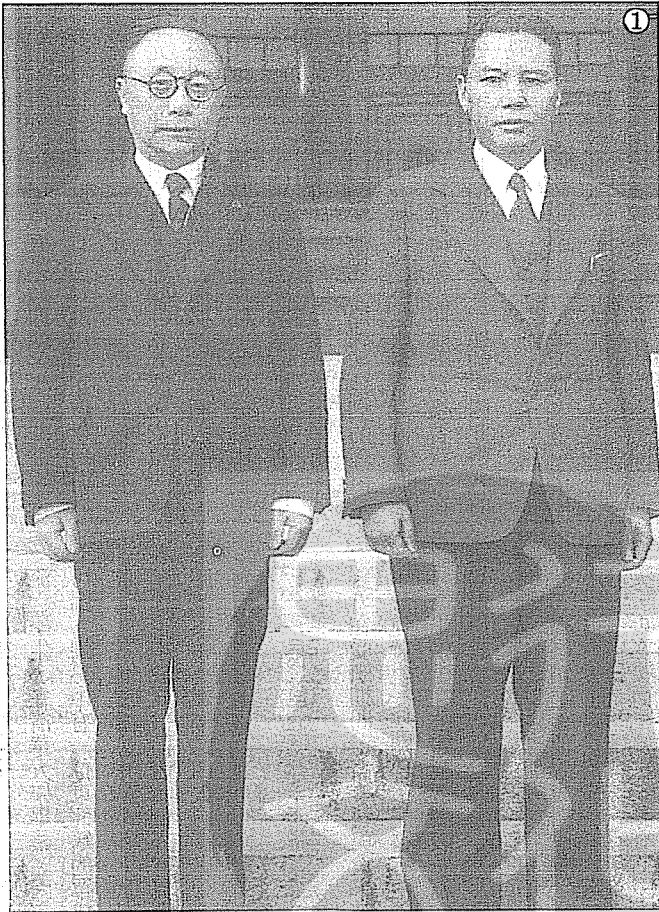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有一件與管理有關的事，是我本身遇到的。有一次班上開小組會，我因事向小組長請假。在路上遇到訓導處副主任楊萃一，他問我為何不出席小組會？我答以已向小組長請假，他與隊

上教官聯絡，說小組長無權准假，結果由大隊部對我警告，並由訓導章微穎找我去談話，我申明不服，其理由是：一、小組會議規則上如有特別事故，得報由小組長轉請指導員決定，小組長是否報指導員是他的事，既准我的假，我就沒有責任。二、校中根本沒有小組會議請假辦法，何以拿沒有規定的事項要學生遵守？所以不服。訓導章微穎辯不過我，可是警告已警告過了，無法收回，也只好不了了之。章微穎把我的理由，提到訓導會議，他們也知道處理得太草率了。後來訓導處特別為此訂立了「小組會議請假辦法」。由蔣志澄主任在集會時公開宣佈，請大家遵守。

除了上述上課與上操等硬性節目外，也有輕鬆的一面，每一個月有一次晚會，包括看電影。請音樂院同學來唱歌，表演話劇、魔術學。有一次晚會，餘興節目中，大學部有一位教授是法國留學生，他說我今天表演跳舞。那時校方為了防止學生生活腐化，絕對禁止跳舞。那位教授說校方禁止跳舞是不對的，跳舞並不代表生活腐化，乃是正當運動，也是一種藝術，如若不信我今天跳一個踢踏舞，請大家欣賞。他果然上台一人表演，舞步配合踢踏舞的聲音，很合節拍，博得無數掌聲，學校當局表情很尷尬。次日，那位教授辭職不幹了，在南溫泉開了一家小商店，其所得遠遠超過了教授的收入。

此外校方還請北方名拳師張詳三來教我們形意拳。

差別待遇心理不平



① 政大高等科講師張群（右）徐謨（左）。

② 政大高等科同學劉明侯。

③ 高等科同學佟迪功。



我們在學校受訓，每個月有固定津貼，有些人拖家帶眷，辭了原有職務而來，生活非常艱苦，祇有依靠此津貼度日。校方規定正取生每月六十元備取生每月三十元。大學部同學好像祇有二十元，因此差別待遇，引起軒然大波。依照一般學校招生，有正取備取，備取補足名額入學後，與正取生一律看待，無分彼此。我們分爲兩個中隊，已顯然有區別，第七隊同學心理上已有自卑感，又在待遇上有此差別，心理上更不平衡。於是發起不合作運動，罷操、罷課。他們的理由是因考試分數不及格不錄取，那沒有話說，既然錄取了，不應再自設藩籬，而既稱爲學習費，在同一環境中，其消費程度是一樣的，因此兩者的待遇應該一致。

這件事，在政校講，乃是破天荒大事，學生居然反抗學校罷課，是從來沒有而不可想像的事情。首先採用安撫政策，由訓導分別邀集同學面談，認爲如有何意見，應循正常管道表達，不可採取激烈行動。如此騷動了一天，第二天恢復上課，但全體上一呈文，要求退課，如校方准了，等於集體退學，如此對考試院無法交代。

罷課是上月二十六日發生的，到二十九日風潮平息，待遇一律改爲六十元。把首先鼓動風潮的四位同學退學。此四人是司法行政組的王先嘉、教育行政組的袁斐、甘伯厚、經濟行政組的劉純嘏。王先嘉退學後，在重慶掛牌作律師，報上經常看到他名字，成爲重慶市的名律師。

此外還有一個插曲，第六中隊同學中也有很多人同情他們的，其中的劉明候最爲熱心，被學

校查出來了，原來也在開除之列，由於他是東北流亡學生，在清華大學畢業，因家鄉淪陷，無家可歸。訓導中有一位東北籍的單成儀，爲他仗義執言，說他是第六中隊學生，與此次風潮無利害關係，本於同情而表示個人意見與鼓動不同，不應該與領導風潮的四人同樣處分，於是改爲留校察看。

張道藩贊許談戀愛

在受訓期間，高等科與大學部同學同在一起，難免發生一些關係，記得有兩件事，一爲高等科翁平權，在公告板上發表一篇文章，其中有一句引用成語：「每下愈況」，大學部某同學見之，即大作文章，貼在原文後面，其大意是認爲此句用詞錯了，他說成語只有「每況愈下」，並引用「翁仲而今作仲翁」的故事。翁同學見了大笑，再在後面批答，請許查莊子南華經，原來此話的出典在南華經，原文正是「每下愈況」。翁並寫了幾句挖苦的話，說他看了批評的文章，自己覺得臉紅，天下讀書不多而好爲人師者何其多也。隔了一天，所有文章都不見了，祇留下一個笑柄。

另外有一次，高等科某同學，曾寫給大學部某女同學一封情書，女同學將此信公開，大學部同學爲之大嘩，認爲撈河過了界，此信是用化名，於是向校方請求，要查對筆跡，查出其人，那時教務主任張道藩自己正與蔣碧微爲了愛情糾紛而苦惱，很同情並贊許寫信的人，認爲道出心中的愛是需要最大的勇氣的，他說男女之間不愛，

事屬正常，只要不犯校規，校方不便小題大作，過問私人隱私，所以把事情壓下來了。（按此男女主角離校後，曾續有接觸，互通情愫，後因種種原因未能結合，某同學夫人曾以他們兩人往來之情書見示。）

水蒸木床消滅臭蟲

另有幾件趣事，值得一記。同學睡雙層木板床，在床縫裏藏滿了臭蟲，每晚睡不安穩，噴了除蟲藥水，也不起作用，紛紛向校方反映，代理教育長陳果夫想出了一個妙法，要總務處，建造一座大爐灶，其深度容得下木床，將水煮得沸開，然後放下木床，每張床煮十多分鐘，臭蟲從此澈底消滅。

訓導主任蔣志澄，每天晨操時，都站在高處觀察，他身穿大衣，兩手插在大衣口袋裏，活像某書局所印的商標，有人暗中指出來，大家一看真像，於是某某商標作爲蔣志澄主任的代號。總務處副主任陳崇，原任宜昌縣長，卸任後來政校，有一天忽然爲人行刺身亡，校方很受震動，校中師長們，在政治上有意怨的，都心中不安，以後雖嚴請重慶市警察機關要求破案，卻沒有辦到，成爲懸案。

課餘時間悠閑生活

同學們在正規課程按時上課外，星期例假，以及課餘時間，也頗多悠閑生活。政校校址建築在堤坎對面的山坡上，面對花溪，兩岸是高岩峭壁，花溪的水，通到南溫泉虎嘯口。從學校小溫



①作者方永施（右六）與政大高等科一期在台同學余鍾驥（右一）、葉青（右二）王昌華（右四）韋德懋（左一）合影。

②作者方永施（二排左五）與成惕軒（前排左二）程維賢（前排左三）王昌華（二排左四）等合影。



泉步行到南溫泉約二里多路，都是沿著花溪在石壁上穿越而過。在溪裡有幾只小木船停在堤坎邊上，學校有人去南溫泉，可以自由操舟前往，因水路到堤坎為止，不通別處，所以也不怕偷竊，我們休閒生活，多半在花溪裡，目的地是南溫泉，花溪蕩舟，南泉洗溫泉浴，吃菜館打牙祭。夏天則在溪內游泳，記得有一次和沈嘯寰，程維賢等在溪中游泳，沈是個中能手，能潛深水，他自負其能，一頭鑽到溪水深處，那知深不可測，而溪水冷冽，幾乎凍僵，趕緊浮出水面，嘴唇都已發紫。我則只會狗爬式，拍水很費力。岸邊巉石磷磷，程維賢上岸時，在巉石上割破足趾，我和沈半扶半架的送他到醫務室包紮。

摘記當時一段日記，以概其餘。

「四月二十一日，星期日，天氣晴。早起即約沈嘯寰，陶定寬兩兄划船去南溫泉，蕩漾中流，欣賞兩岸景色，高岩老祖廟，在懸岩陰影下，半隱半現，水流平穩，划船不必用力，時有陽光在樹隙中照射到水面，金光點點。

大學部有幾位女同學也在蕩舟，後來居上擦舟而過，有人曼聲唱歌，有人拍掌嘩笑，船到仙女洞對面南溫泉小學，陶定寬上岸去接她女朋友須槐芬女士，同來的有她校中同事張先美及朱先生，他們兩人是乘便過河去做禮拜，到對岸兩位客人離去後，我們繼續前進，緩緩行駛到虎嘯口再回頭，停在南溫泉鎮的弓橋下。陶去鎮上買些零食來請他女朋友，我們也叨他口福。再放船中流，任其所至。其時同學蔡保勤、胡汝楫、劉慶衍、王述曾、王承廉等搖了另一只船來，兩船在

溪中競賽，他們人多，比我們快多了。

中午在南溫泉吃麵，飯後去虎嘯口上岸坐在岩石上聊天，看到去白鶴嶺的山路上，綠樹濃蔭，山花艷紅，上有藍天白雲，行人如在畫中。二點左右陶送他女朋友回校，在南溫泉遇到趙學銘和王昌華，搭我們船一同回校。在小平峽「奔雷」瀑布下停留了很久，看到石壁上有人題字云：「程淑德妹妹，我真愛你！」大家看了大笑，沈嘯寰乘大家不注意時，在題字下偷偷寫上「趙學銘題」四字，不料為趙轉身看到，逼著他去塗掉，否則要推他下水去，沈一面笑，一面塗，大家也跟著笑，一路上都將程淑德和趙學銘牽連在一起開玩笑。其實程淑德是何許人？誰也不知道。

回校已五點鐘，正趕上吃晚飯。」

同學中未婚的男士很多，為了追求女生，也有開了笑話的。王昌華和譚金榮，是武漢大學同學，王的岳家姓高，一家都在重慶，王太太有位妹妹在南溫泉一所女子中學讀書，那學校內有一座文筆峰，據說唐朝文成公主出嫁西藏，途經重慶，曾在此峰下梳粧。也是南溫泉有名的古跡。王很想為他妹妹撮合，曾邀約雙方在外面吃了幾次飯。譚兄人長得高大，頗有丈夫氣，可惜天生早禿，是其美中不足之處。那位高小姐對他並不欣賞，每次到校中去看她，都托故不見，譚有些膽怯了，我們鼓勵他繼續努力。有一次我陪他前往，他正在文筆峰下徘徊，突然由女生宿舍樓上潑下一盃水，淋得他滿身都濕，然後有位小姐在樓上現身，向譚打躬作揖，表示歉意，同時也聽到高小姐在後面的笑聲，從此以後絕了他向

她追求之心。

假設國民參政會議

政府為了凝聚民力，成立國民參政會，每次開會，媒體報導，都寫得有聲有色，我們這批未來要參政的學生，有事先練習的必要，於是學校舉辦假設國民參政會。事先指定的同學分別擔任會議角色，有的擔任政府首長，有的擔任各黨派議員，由各指定人自己準備資料，揣摩如何的表演。

六月七日舉行開幕式，大學部趙從顯同學為議長，高等科李曙萍同學為副議長，彭坤元同學致開幕詞。

八日，正式開議，首為政府首長施政報告，以高等科李元義所假設之教育部長報告最為得體，贏得全場掌聲。當日計開四次會議，從諮詢，答辯，各就自身所屬黨派或社會賢達的身分，大肆其辯論之雄才，唇槍舌劍，搞得筋疲力盡，最後沒有得出好的結論。

九日因警報，晚上補開一場提案審查會議，也無甚精采。

十號，紀念週，請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羣來報告參政會如何工作的實況，讓學生們就模擬會議與實際會議做一比較，而加強其參加政治的實際能力。報告中突發警報，草草結束，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，甚為可惜。是日敵機炸白市驛飛機場，城中兩路口，沙坪壩兵工廠及江北等地。

晚上假設國民參政會閉幕，儀式頗為隆重。

統計在此數天內，各黨各派為盡宣傳之能事。會議中「黨團」運用亦甚圓熟。有若干同學並未參加會議，乘此機會也湊熱鬧，楊永堅同學出刊：「孤家書報」，連出四期。鮑先德同學平時沉默寡言，此時都豪興大發，獨力編寫小型報，內容以幽默滑稽見長，都很精彩，吸引了若干觀衆圍看。

被派參加空襲服務

戰時敵機空襲各地，高等科同學，不久後有些人即將分發去辦理地方行政，在地方上免不了會遭遇空襲，對老百姓如何指導事先防範，事發時的緊急措置，事後的如何救濟等等，必須有一個概念。為了吸取經驗，由校方與重慶市空襲服務救濟聯合總隊部（由社會部副部長洪蘭友主持，洪蘭友後來曾任國民大會秘書長，是一位大名人。）聯繫，派出三十名同學參加服務，預定服務時間十天。我亦在被派之列，由訓導單成儀率領，投入重慶火藥庫內。此時人人談炸色變，而重慶幾乎三天兩天被炸。我們大家以冒險犯難的心情，去實地作那對戰時有益之事，認為是光榮，心裏並不恐懼。

八月十七日第一次參加服務，早晨，由總隊部副總幹事報告，說明空襲服務的工作重點是：在空襲前後，幫助市民疏散、避難、維持交通、救護、醫療、發放救濟物品及發放賑款等。是日與蕭家璧同學到兩路口交通站服務，全日放了三次警報，敵機未來。

十八日、陰雨，不虞敵機來襲，由洪蘭友主

持了紀念週，別無他事。

十九日那天，重慶市卻遭了一次很大的災難。早晨我們分批出發，到供應組領取藥品，隨身攜帶，以備急救之用，十點多鐘，敵機臨空，共來了一百七十多架，重慶市幾乎全被炸到。

死裡逃生劫後重逢

我是在緊急警報後聽到敵機聲音，才匆忙躲到防空司令部下面的大隧道內，防空司令是警備司令兼任的，所以那裏也是警備司令部，拘押有很多煙毒犯，為了安置那些煙毒犯與其他在押人犯，在大隧道入口處，另外闢了一條支道，每逢空襲時，將拘押的人犯送到支道內，再將門鎖上。支道旁一轉彎，就是大隧道的主道。我因時間侷促，剛進入主道不久，敵機已臨空。說也真怪，有一顆炸彈從入口處滾下來，剛巧在支道口爆炸，把支道內所有人犯全部炸死，其中大部分是窒息而死的。

我只聽得一聲大響，一股熱風，夾著砂石和火藥氣味狂撲而來，人立即昏倒。不知隔了多久，才悠悠地醒過來。地道進門那邊已堵死，祇有在相反方向有細微光線，我頭腦昏昏的，本能地向光線處爬過去以求生。挨著洞壁摸著爬走，地上佈滿了碎石和橫臥著受傷的人。有時不小心踩到人體，惹來一陣咒罵。洞中一路是呻吟聲和哭聲，再轉了一個彎，看得見另外出口了，心想趕快爬出去，可是力不從心，兩腿發軟，只好坐在地下，等待救護人員來扶我出去。

大隧道有四個出口，一個在防空司令部下面

，另外三個是在山王廟街、半邊街和中央公園下面。我們一批同學，大家服務的方向不同，警報時，各自覓附近的防空洞躲避，也有躲在大隧道其他三個出口處附近的，警報解除後，互相聯絡，幸好沒有傷亡，只是找不到我一個人，他們也很著急，有人知道我是躲在防空司令部下面的，大家都向那個方向去找。

此時大梁子已成爲一條火街，通行不易，而司令部對面的川康藏電信局也都在燃燒中，大隧道入口處已堵塞，所以大家祇好折回。這時正好我被救濟人員給救出來了。死裡逃生，劫後重逢，大家悲喜交集。據他們說那時我滿面黧黑，頭髮散亂，衣衫污損，幾乎不成人形。回到雙巷子住處，經醫護人員檢查，除了頭部有擦傷及受驚心緒不安外，其他都還好。那晚重慶市滿街都是搬家的人，他們乘黑都躲到郊外去了。

服務期滿慰勞辛苦

大轟炸後第二天是二十日，服務處總隊部奉命發放急賑，全體同學都出發，我原可在雙巷子休息，因為那時年輕，經過一晚休息自付沒有事了，所以也同時出動，地點在桂花街一帶。到了十點多鐘，警報又響了，大家停止工作，全體回到雙巷子，提早吃了午飯，然後分三處躲避，躲大隧道的比較多；其餘是躲在海外部或社會部的防空洞內，其實那裏是安全，誰也沒有把握，只有聽天由命了。

此次敵機分批投彈，大半炸在大隧道頂上，好在石壁厚實，影響不大，在敵機第一批投彈不

久，有若干人自洞外蜂擁而來，據稱他們由望龍門和太平門來的，該處大火，防空洞熱不可耐，只好冒險奔避到此。

炸後出洞，看到下半城模範市場，銀行公會，永年春以及上半城青年會，較場口一帶，火光燭天，黑煙隨風飄散。江北縣也起火。同學們幫助救火人員維持秩序，提水、幫助居民搬衣物，到防空洞中救人送救護站等。有的還幫助居民上屋頂拆火巷，總之各行其事，沒有人空下來休息的。在夫子池那裏，看到有一處防空壕命中炸彈，炸死人很多，工兵正在挖掘，希望能在廢墟中救出活人。是晚火光不息，救火車及人聲不絕於耳。

此後數天，除二十三日炸海棠溪，彈子石等南岸外，重慶市未再投彈，我等這幾天都去發放救濟品及疏散民衆。來往重慶市南北兩岸。有一次在南岸江邊，當地過江疏散的民衆太多，忽發警報，大眾驚惶擁擠，我被擠入江中，幸好在旁同學，一把將我衣服拉住，拖上岸來，未陷入江流之中，否則要作波臣了。

二十六日服務期滿，是晚總隊部爲了慰勞我等辛苦，舉行歡送會，請隊長、組長吃西餐，隊員則每人送毛巾一條。

二十七日準備等單成儀訓導來後即回校。不料校方派大學部梁聲泰同學來，帶來一信，云要延長服務二星期，據說是因社會部洪蘭友部長及空襲服務副總隊長黃伯度等接獲報告，認爲我等服務不辭辛勞及危險，甚屬難得，希望能爲其他人員起示範作用，故商請陳果夫教育長延長二星

期云云。大家聽到這信息不能決定去留，其後單成儀訓導來了，看到大家有不願延長之意，而對教育長陳果夫方面又不好推卻，于是下了決斷，延長一星期。並將已疲勞的同學調回十人，請校方另派十人前來，我因在大隧道遇炸，故亦在被調回之列。

校園被炸自行離校

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中旬，高等科應屆畢業，聽說蔣中正校長要親自來主持畢業典禮。不知如何此消息爲日方刺探到，在十五、十六兩天，大炸南溫泉小溫泉、仙女洞、白鶴嶺一帶。所有散處在各該地區的政校各部門，都被炸到，而以校本部小溫泉炸得最兇。

十五日那天，早晨八點半，就發出空襲警報，可是敵機沒有來，不久警報解除了，到了午後，又來警報，平常空襲時，政校師生，大都躲到距離校半部半里多遠的神仙洞去的。那洞是天然洞窟，既深邃又寬闊，可以容納萬人以上，據說可以直通到南溫泉的仙女洞。那天因爲是第二次警報了，而時間是午後，不久即將起霧，所以很多人不想去神仙洞了。好在小溫泉花溪邊都是峭壁岩洞，雖然淺小，躲少數人還是可以容納的。

我和同學朱剛帶了一副圍棋，躲在高岩老祖廟的岩石下面下棋，此岩是青石水成岩，上層很厚，小小一個岩洞，洞門前還有巨石擋住，很像石屏，既安全，又可看到外面。同學俞同齡、張佩蘭，秦覺三人躲在我們旁邊一塊巨石下面，馬興漢則躲在我們下面幾公尺的石縫中，此外溪邊

山路上，三三兩兩的同學甚多，大都自覓安身之處。

敵機共來數批，第一、二兩批炸處甚遠，第三批有兩彈落地較近，第四批飛臨小溫泉上空，他們知道那裏是沒有空防的高射炮威脅的，所以飛很低，一時機聲隆隆，好似在頭頂上面，我們正心想不到，而炸彈噓噓之聲已吹入耳中，一剎那間，炸彈落地。首先看到彈落在花溪對面的陳家橋，那裏有教職員住在該處，跟著左、右、前後，山頂上彈聲不絕，煙霧騰空、灰沙四散。山上的大松樹，並排的倒下來，裹著黑煙，直向花溪落下去，樹葉和殘枝隨風直飛入我們洞中，山上崩石，像雷雨般打到我們洞頂的巨石上，再彈起來，轟隆隆滾入溪流中。炸彈的鐵片和山石相擊，錚錚作響。最危險和最緊張的時候，是炸彈本身的火花和山石相擊的火花，一閃一閃射到洞裏，擋在洞口那塊巨石給大批鐵片，磚石擊中，將它們反彈出去，我們眼睛也張不開來，真可說天搖地動，排山倒海。此批彈投過後，俞、張、秦、馬等四人害怕以後還有敵機再來，拼命向我們洞裏鑽進來。對面陳家橋哭聲大起。俞同學說他們在外面看到小溫泉學校起火。我們知道這一次學校一定遭殃了。過了一陣子，機聲已遠去，大家商量，還是到神仙洞去，比較安全，于是快步出洞，向神仙洞方向走去。途中倒下的一木橫亘，石塊滿地，炸焰未消。人群如喪家之犬，都向神仙洞集中。途遇張家憲同學，伏臥山下，正在呻吟，原來他身上給石塊擊中了，流血不止，我們匆匆忙忙用手帕包了他傷處，抬了他一

起走。

剛進洞，又隱隱聽到機聲，洞中大哭小叫，驚惶不已。那是附近人家來避難的，有老有小，受不起驚嚇，而引來混亂。幸而此第五批是偵察

機，在被炸區盤旋偵察了好久。偵察機離去後，不久警報解除。清理各被炸處，以陳家橋炸得最慘，訓導徐實圃，全家被毀，且有人傷亡。我所躲的山岩頂上，落了一彈，高大的松樹都從中截



同情贊許學生談戀愛的政大教務主任張道藩與情婦蔣碧微合影。

斷。在左前方不遠處，教育長防空洞上也落了炸彈，以前那些鬱鬱佳林，變成一片禿樹。李晉芳教授的房子也炸毀，軍委會第三處大部炸塌。校門口落一大炸彈，同學會落二彈，操場上落燃燒彈，大學部寢室和教室屋頂震毀甚多，看上去似乎是空中爆炸彈在屋頂上爆發。最大的炸彈落在洗衣店對面的山上，彈坑既廣且深。許多像整塊飯桌面大小的青石，給炸到田中和山坡上，如此大炸彈如命中在神仙洞頂上，該洞可能也不保險。還好禮堂和高等科同學的寢室未波及，所以衣物行李都無損失。

學校裡緊急措施，將原發給學生的內務被單，全部收回，分送給教職員，以為住宿之用。同學寢室已炸塌的，分配到未炸處暫住，有家可歸的連夜疏散。我是在當晚離開。聽說第二天又大炸了一次，花溪裡的魚，全部死掉，河面上浮著無數死魚，原來清澈的水也變成黑色，帶有硫磺味。

炸了兩天，十七日午後突然出其不意的舉行畢業典禮。

十八日，張主任道藩宣佈校方各項緊急措置，其有關高等科的，是說訓練已經完畢，津貼發至月底，伙食開至二十一日（星期六），在此期間為疏散期，各人自行離校，到總務處留一通訊地址，由校方轉給考試院，等待考試院放榜後分發任用，他們會直接與各同學聯絡，不必再由校轉知了。大學部則停課三天後再復課。

我在他宣佈後，即去繳回公物及衣服等，留下通訊地址，然後離校。